


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

麦家 著

风声

F E N G
S H E N G

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新智力小说巅峰之作
《纽约时报》誉为独具“隐秘气质”
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| 麦家
| 新智力小说
| 巅峰之作

风声

麦家 著

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

F E N G S H E N G

 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声 / 麦家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7

(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)
ISBN 978-7-5354-7227-4

I. ①风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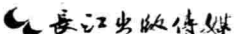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5984 号

责任编辑: 杜东辉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大 全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枝江金汇包装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6.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06 千字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上部 东风.....	001
下部 西风.....	141
外部 静风.....	209

上 部
东 风

快有十年了，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，不用去单位上班，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，身边仅有几个朋友，平时也少有往来。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。其实也不是喜欢，是无奈。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，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，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，似乎更难受。我不吃酒，怕麻辣，也不打麻将纸牌（不会），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，要对上这样的人，也许比我同志还难。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。在成都，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，有点约定成俗的意思。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。成都是个十分享乐的城市，遍地酒吧，茶馆，美食，中高低档，一应俱全，工薪高薪，蓝领白领，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。我待过七个城市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，灿烂得像罌粟花一样，有些奢靡，有些邪乎。但我还是很寡淡，跟儿子打打算术牌（我本人发明的），下下军棋、象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。我的时间，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：就是读书或写点东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如果一定要说，就是发呆，胡思乱想。

老实说，我的小说大多是胡思乱想出来的。卡夫卡靠做梦写小说，博尔赫斯靠读哲学书写小说，写小说的门道看来不止一个。我收集各个年代的地图、旅游册子、地方编年史，然后把胡思乱想种在合适的时间、地理上，我就是这样做小说的。我以为，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，不会被历史主人责难。奇怪的是，这些年我的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，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，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。有个人更奇怪，说我《解密》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。奇怪踏上了旅程，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，《黑记》写的是一个姑娘，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，黑记有点神秘，有性欲，抚摸它比抚摸毗邻的粉红色乳头还叫她激动。这完全是个幻想加玄想的东西，却也

有人来对号认领，找到当事医生，指控他泄密。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，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，怎么跟我泄密呢？《暗算》就更不用说了，由于电视剧的火爆（据说至少有三亿人看过），来找我论是非的人更多，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好蛰居在乡下。因为找的人太多，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。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，也有类似701那些机构里的那些阿炳、黄依依、钱之江式的人物，或是他们的后辈。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、家庭，有的代表单位、组织，有的来感谢我，有的来指责我。感谢也好，指责也罢，我总是要腾出时间接待，解疑答问。其实，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，所以一度我就像可怜的祥林嫂一样，不时老调重弹。

当中有一个人，来意有点暧昧，他既不是来感谢我，也不是来指责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不是来听我讲的，而是来对我讲的。他来自浙江杭州，姓潘，名向新，是个化学教授，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，赋闲在家。他告诉我，他看过我几乎所有的作品，包括根据我小说改编的影视，他认为我是个讲故事的高手。“但是，”他话锋一转，说，“真正讲故事的高手是生活本身。”我说当然，生活无奇不有。他说：“我手上有一个故事，是我父亲的经历，绝对是真实的。”问我有没有兴趣听。我说我对真实的故事不感兴趣，我的小说都是虚构的。他说：“你还是听一听吧，也许你会有兴趣的。”

故事讲的是他父亲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经历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与我以往虚构的故事相比，潘教授对我讲的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，更离奇而又更完美，令我兴致盎然。事后，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不是随意而来的，他蓄意而来，带着目的，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要的目的：让我来重塑他父辈传奇的经历和形象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先后三次去杭州，当面倾听潘教授父亲潘老等五位当事人尘封已久的记忆，他们都垂垂老矣。感谢上帝，让他们延年至今，并且还保留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。往事没有随风飘散。令我称奇的是，尽管采访的时间和地点个个不同，但五位老人向我讲述的内容惊人的相似，相似的程度犹同己出。所以，我对下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。

第一章

故事发生在 1941 年春夏之交，日伪时期，地点是素有天堂之誉的杭州，西子湖畔。

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杭州城区尚无现今的五分之一大，但这座城市的魂——西子湖，一点也不比今天小，湖里与周边的风景名胜也不比现在在少，如著名的苏堤、白堤、断桥、望仙桥、锦带桥、玉带桥、锁澜桥、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、阮公墩、湖心亭、西泠桥，和西泠桥头的苏小小之墓，清波门边的柳浪闻莺、钱王祠，孤山上的西泠印社、秋瑾墓、放鹤亭、楼外楼、天外天，以及隐匿在四周山岭间的白云庵、牡丹亭、净慈禅寺、报恩寺、观音洞、保俶塔、双灵亭、岳王庙、双灵洞、栖霞洞等。统而言之，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一山二水，二堤三塔，三竺六桥，九溪十八涧，在那时都有，日本佬来了也没有被吓跑。

鬼子在杭州城里扔了不少炸弹，据说现在钱塘江里还经常挖出当年鬼子扔下却没有开爆的炸弹，连制造商的商标都还在。炸弹像尸首一样从天上倒栽下来，没有开爆的都吓人，更何况大部分都是开了爆的。爆破声震天撼地的响，爆炸力劈天劈地的大，炸死炸伤的人畜无以计数，把杭州城里的人和动物都吓跑了。西湖和西湖里外的景点，如果能跑大概也会跑掉的。但它们不会跑，只好听天由命。西湖的命真是不错，上百架飞机，先后来炸了十几个批次，西湖像有神灵保佑一样，居然安然

无恙，令人匪夷所思。西湖周围的众多名胜古迹，也是受禄西湖，躲过大劫。唯有岳庙，也许是偏远了些，关照不到，挨了一点小炸。

从岳庙往保俶塔方向走，即现在的北山路一带，当时建有不少豪宅深院，当然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。有钱有势的人消息总比平民百姓灵通，鬼子炸城前，这些人都准时跑了。日伪机构开张后，城里相对平静了，这些人又恰如其时地回来了。即使主人不回来，起码有佣人回来了，帮主人看守家业，以免人去楼空，被新起的日伪军政权贵霸占。其中有个傍山面湖的大院落，院主姓裘，曾经是一个经营高档色情服务业的大老板，自己没有回来，派回来的下人又迟了几周，即被临时张罗的日军维持会霸占，以后一直没有归还。后来汪伪政权成立前，新组建的日伪华东剿匪总队接管了它，院里的几幢主要建筑都派了新用，像前院的三层主楼，做了司令部军官招待所兼寻欢场，男嫖女淫，肉欲滚滚。后边竹林里的一排凹字形平房，做了招待所的办公地。再后面的两栋相对而立的小洋楼，西边的一栋成了首任伪司令官钱虎翼（人称钱狗尾）的私宅，东边的那栋做了他几个亲信、幕僚的下榻处。1940年夏天的一夜，东西两栋楼里的所有人被悉数暗杀（传言是裘家后人干的，但凶手至今没有归案，难作定论），新任的伪司令官张一挺又把钱虎翼的亲信、保镖通通赶走了。

于是，两栋楼又是人去楼空。

总以为，这么好的洋楼金屋，一定会马上迎来新主，却是一直无人入住，或派新用。究其原因，有权入住的，嫌它闹过血光之灾，不敢来住，胆敢来的人又轮不上。就这样，两栋楼一直空着。直到快一年后，在春夏交替之际，一个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，突然接踵而至来了两千多人，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。

二

来的两拨人，先来的一拨入住的是东楼，他们人多，有满满的一卡车。下了车，散在楼前的台地上，把台地都占满了。黑暗中难以清点人

数，估计有十好几人。他们中多数是年轻士兵，有的荷枪，有的拎扛着什么仪器设备。领头的是一个微胖的矮个子，腰里别着手枪和短刀。他是伪总队司令部特务处参谋，姓张，名字不详。士兵们在来之前早已领受了任务，下了车，等张参谋打开屋门，一挥手，拎扛着仪器什么的那一半人都拥到门前，鱼贯入屋；另一半荷枪者则原地不动，直到张参谋从屋里出来，才跟着他离开东楼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约一个多小时后，入住西楼的人也来了。他们是五个人，三男两女，都是军官。其中官衔最高的是吴志国，曾任伪总队下属的第一剿匪大队（驻扎常州）大队长，负责肃查和打击活跃在太湖周边的抗日反伪军事力量，年初在湖州一举端掉了一直在那边活跃的抗日小虎队，深得新任司令官张一挺的器重，官升两级，担任了堂堂军事参谋部部长，主管全区作战、军训工作（参谋长的角色）。目下，他新官上任，三把火烧得热旺，趾高气扬，前程无量。第二号人物是掌管全军核心机密的军事机要处处长金生火，其次是军机处译电科李宁玉科长，女。白小年既可以说是第四号人物，也可以说是第一号，他是张一挺司令的侍从官，秘书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，官级不高，副营，但权限可以升及无限。顾小梦是李宁玉的科员，女，年轻，貌美，高挑的身材，艳丽的姿色，即使在夜色中依然夺人双目。

五个人乘一辆日产双排越野车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像一个阴谋一样悄然潜入幽静的裘庄，穿过前院，来到后院，最后鱼贯钻进久无人迹的西楼，令这栋闹过血光之灾的空楼变得更加阴险可怖，像一把杀过人的刀落入一只杀过人的手里。

阴谋似乎是阴谋中的阴谋，包括阴谋者本人，也不知道阴谋的形状和内容。他们在来之前都已经上床睡觉，秘书白小年首先被张司令的电话从床上拉起来，然后白秘书又遵命将金生火、李宁玉、顾小梦和吴志国四人从睡梦中叫醒。五个人被紧急邀集在一起，即上了车，然后像梦游似的来到这里。至于来干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包括白秘书。带他们来的是特务处处长王田香，他将诸位安排妥当后，临别时多多少少向他们吐露了一点内情：天将降大任于诸位。

王田香说：“张司令要我转告大家，你们将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，以后的几天可能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。所以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好好睡一觉，司令将在明天的第一时间来看望大家。”

看得出，这个夜晚对王田香来说是兴奋的，也是忙碌的，将诸位安顿在此只是相关的一系列工作的一个小小部分，还有诸多成龙配套的事宜需要他去张罗完成。所以，言毕他匆匆告辞，其形其状，令人激奋，又令人迷惑。

顾小梦看王田香神秘又急煞的样子，心头很不以为然，于是玲珑玉鼻轻慢地往上一翘，嘴里漏出了不屑的声音：

“哼，这个王八蛋，我看他现在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”

声音不大，但性质严重，吓得同伴都缩了头。

王田香身居要位：特务处长，大家对他是敢轻慢的，惹不起。甚至张司令，对他也是另眼相看。特务处是个特别的处，像个怪胎，有明暗两头，身心分离，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。身子是明的，当受张司令管辖，但在暗地里，张司令又要受它的明察暗查。每个月，王田香都要向日本特高课驻上海总部递交一份工作报告，列数包括司令官在内的本区各高官的各式活动、言论。这种情况下，他有些志得意满，有些不知晓姓什么，便是在所难免的啦。

对这种人，谁敢妄加评说？当面是万万不敢的，背后小议也要小心，可别被第三只耳朵听见了，告了状，吃哑巴亏。所以，顾小梦这么放肆乱言，闻者无一响应。人都当没听见，各自散开了。

散了又拢了。

都拢到吴志国的房间，互相问询：司令把大家半夜三更拉出来，到底是为哪般？

总以为其中会有人知道，但互相问遍了，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只有猜：可能是这，也许为那，也可能是东，也可能是西……可能性很多，很杂，最后堆在一起，平均每个人都占两个以上。多其实是少，众说纷纭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。总之，猜来猜去，就是得不出一个具体结果。但似乎又都不死心，情愿不停猜下去。唯有吴志国，他白天在下面部队

视察，晚上吃了筵，酒饱人困，想早点睡了。

“睡了，睡了。”他提议大伙儿散场，“有什么好猜的。除非你们是司令肚皮里的蛔虫，否则说什么都是白说，没用的。”话锋一转，又莫名其妙地问大伙儿，“你们知道吗，我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？钱虎翼生前的卧室！他就死在这张床上！”

顾小梦本来是坐在床沿上的，听了不由得哎哟一声，抽身跳开。

吴部长笑道：“你怕什么，小梦，照你这样害怕，我晚上怎么睡觉呢？我照睡不误！鬼是怕人的，你怕什么怕？他要活着你才该怕，都说他比较好色。”

顾小梦嗔怪（又是撇嘴翘鼻）道：“部长，你说什么呢！”

金处长插嘴：“部长是夸你呢，说你长得漂亮。”

部长看小梦想接嘴，对她摆摆手，问她：“你知道吗，钱司令是被什么人杀的？这庄上出去的人！”说得很神秘，当然要解释的，“这里以前是一个土匪老子的金窝子，老家伙生前敛的财宝可以买下西湖！那些金银财宝啊，据说就藏在这屋子里，范围大一点，也就在这院子里。因为这个嘛，有金银财宝没挖出来，这庄园已经几易其主，都想来找财宝，包括钱司令。可是都没找到，知道吧，至今没有哦。”

这大家都是听说过的。

吴志国立起身，哈哈笑，“睡了，回去睡觉吧，有什么好说的，如果你们这样瞎猜能猜出什么结果，就说明你们也能找到老家伙藏宝的地方。嗨嗨，睡觉睡觉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猜什么猜，明天司令来了就知道了。”

就散伙了，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钟。

三

第二天，太阳刚刚升起，笼罩在西湖水面上的雾烟尚未消散，张司令的黑色小车已经孤独又招摇地颠簸在西湖岸边。

张司令的家乡在安徽歙县，黄山脚下，百姓人家。他自幼聪慧过

人，十八岁参加乡试，考了个全省第一。年少得志，这使他的志向变得宏大而高远。但横空而来的辛亥革命打乱了他接通梦想的步伐，多年来一直不得志，不如意。心怀鸿鹄之志，却一直混迹在燕雀之列，令他过多地感到人世的苍凉、命运的多舛。直到日本佬把汪精卫当宝贝似的接进南京城，在他年过半百、两鬓白花花之时，前途才开始明朗起来，做了钱虎翼的二把手：副司令。可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前途啊，一年前他回家乡为母亲送葬，被乡人当众泼了一瓢粪，气恼之余他从勤务兵手上夺过枪，朝乡人开了一枪。乡人没打死，只是腿上擦破了点肉皮，而自己的心却死了。他知道，以后自己再也不会回乡，从而也更加坚定了一条路走到底的决心。所以，在前任钱虎翼惨遭灭门暗灾、四起的风言把诸多同僚吓得都不敢继任的情形下，他凛然赴任，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勇气和胆识。快一年了，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，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。现在，想着昨天夜里发生的一切，和在裘庄即将发生的一切，他同样有一种别无选择的感觉。

黑色小车沿湖而行，顺道而驶。几声喇叭鸣响后，车子已停在墙高门宽、哨兵持枪对立的裘庄大门外。哨兵开门放行，此时才七点半钟——绝对是第一时间！入内，迎面是一组青砖黛瓦的凸字形古式建筑，大门是一道漂亮但不实用的铁栅门，不高，也没有防止攀缘的刺头，似乎可以随便翻越。这里曾经是裘家人明目张胆开窑子的地方，现在名牌上是军官招待所，实际上也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。

车子缓缓开过军官招待所屋前的大片空地，然后往右一拐，径直往后院驶去。穿过一片密匝的风尾竹林和一条狭长的金丝楠木林荫道，便是后院。穿出林荫道，车里的张司令已看得见东西两楼，待绕过一座杂草乱长的珊瑚假山和一架紫色藤萝，便一眼看见王田香恭敬地立正在西楼屋前台地上。

刚才，王田香接到门口哨兵的通报，即恭候在此。在他身后，肃立着一个胯下挂着驳壳枪的哨兵。哨兵的身后，竖着一块明显是临时树立的木牌子，上书“军事重地 闲人莫入”八个大字。这些都是王田香在夜里落实的。奇怪的是，张司令的司机也被列为闲人，当他随司令准

备往楼里走时，哨兵客气地挡住了他。

哨兵说：“对不起，请在白线外等候。”

司机愣了一下，看地上确有一道新画的白线，弯曲有度，把房子箍了个圈，像迷信中用来驱邪避灾的咒符。

因为夜里睡得迟，加之没想到司令会这么早光临，五个人都起得晚。顾小梦甚至在司令进楼时都还在床上躺着。司令如此之早来看望大家，让各位都有些受宠若惊，真有一种天降大任的庄严感和紧迫感。后来当他们走出楼，看到外面肃立的哨兵和箍的白线，这种感觉又被放大、加强了一倍。

他们出来是去吃早饭的，餐厅在前院招待所里。王田香像个主人又像个仆人似的，一路招呼着带他们去。虽然夜里没睡好，但王田香的精神还是十足，脸上一直亮闪着足够的神采，好像奉陪的是一群远道而来的贵宾。这也给他们增加了那种庄严感和贵重感，因为王田香一般是不做这种事的。

待大家离去，对面的东楼里便溜过来两个人，着便衣，携工具箱，由张胖参谋领着，在楼里楼外、楼上楼下认真察看一番，好像是在检查什么线路。张司令是吃过早饭的，这会儿没事，便随着他们把楼里楼外看了个遍。

四

这是一栋典型的西式洋楼，二层半高，半层是阁楼，已经封了。

二楼有四个房间，锁了一间，用了三间。看得出，金生火住的是走廊尽头那间。那是一个小房间，只有七八个平米大，但设的是一张双人床，看上去挤得很。它对门是厕所和洗漱房。隔壁住的是顾小梦和李宁玉，有两张单人床、一对藤椅和一张写字桌，像一间标准的客房。据说这里以前是钱虎翼的文房，撑在窗台外的晒笔架至今都还在，或许还可以晾晒一些小东西。其对门也是一间客房，现在被锁着。然后过去是楼梯，再过去则是一个东西拉通的大房间，现由吴志国住着。这个房间很

豪华，前面有通常的小阳台，后边伸出去一个带大理石廊柱和葡萄架的大晒台（底下是车库）。几年前，钱虎翼上任时，张司令曾陪他来此看过，当时房间里乱得很，地板被撬成一堆，大家具四脚朝天，小家具东倒西歪，几处墙面和天花板都被开了膛，破了肚，一派遭过重创的败象。但他还是被它可以想见的阔气和豪华震惊了：紫木地板、红木家具、镀金铜床、欧式沙发、贵妃躺榻、水晶吊灯、釉面地砖、抽水马桶……都是千金难买的玩意儿。后来钱虎翼把它们修复了，他又来看，果然是好得很，比前面招待所里唯一的一套将军房还要上档次。正是这个房间一度诱惑过他，钱虎翼死后身边人都劝他来这里住，他也动了心思。但犹豫再三，还是退了心思。几个月前，他差人把两幢楼里能搬动的一些贵重物都搬到前面招待所里，有的秘藏了，有的布置到将军套房里，屋子则丢给招待所，差他们改造成客房，用来经营。

张司令之所以要改造这两栋楼，一来是闲置可惜了，二来是他对招待所目下这种藏污纳秽之状是看不惯的，有顾虑的。和钱虎翼不一样，张司令是从四书五经中过来的人，对这种事骨子里是不接受的。他有顾虑正是怕冒出第二个他，因为像他一样看不惯而去上头告一个正状，掳了他的乌纱帽。取缔了，又怕得罪了哪个好吃这一口的皇军大人物，上南京告他一个恶状，同样叫他走人。相比之下，他这个伪司令，这个傀儡，比钱虎翼当得是累多了，缘由是他有本举人才子的历史簿。这其实是他现行路上的尾巴，走到哪里，尾巴总拖拉着——如历史一般沉重的尾巴，累死他了。回头吧，现世的功名利禄又舍不得。舍不得功名利禄，只好舍得累了，凡是不能接受的东西，闭着眼去接受，凡是有可能殃及他现实利害的，尽可能去努力化解，拉拢，抹平。他改造后边两栋楼，初衷是想把前院不堪的污秽事转移到后院来，好避人耳目，同时又不拆灶，不会夺人所好，两全其美。

应该说主意是不错的，只是实施不了。要知道，前院的妓女们都是被那场著名的凶杀案吓坏的，案发后她们中大多是来现场看过的。少数新来的虽说没有亲眼所见，但听这个说那个讲，耳膜都听得起了茧。看的人觉得可怕，听的人觉得更可怕。可怕互相传染，恶性滋长，到后来

人都谈之色变。不谈吧，也老在心里吊着，蹲着，晃悠着，搞得连白天都没一个人敢往后院来逛一逛。事情就发生在她们身边，时间过去不久，一切犹在眼前，死鬼的阴魂尚在竹林里徘徊不散，你却叫她们来这边做生活，有客无客都要在一群死鬼中度过漫漫长夜，这无异于要她们的命！她们的身子是贱的，可以供人玩笑，名誉也是可以不要的，但命总是要的，是不可以开玩笑的。

不来！

坚决不来！

宁愿走人也不来！

就这样，楼是改造好了，但人改造不好，而且短时间内看来也是难以改造好的。除非把这拨人都遣散了，换人。这又谈何容易，比部队招兵买马都难呢。兵马招不上来可以去抓，抓了也是不犯法的，冠冕堂皇的。但这等人马能抓吗？抓不得的。抓了就是逼良为娼，民间官方都是大罪名。算了，算了，还是让楼闲着吧。换言之，宁愿得罪钱也不能得罪人。于是乎，张司令两全其美的如意算盘，最终是变成了一个烂算盘，白耗了一堆冤枉钱，气得他恨不得把那两栋楼连根拔掉。

昨天晚上，他得知事情后，要给这拨人找地方住，他马上就想到这里了，并且心里头有一种终于把它派上用场的得意！现在看，他更觉得自己做的安排确实很不错的，该得意。两栋楼，两千人，一边住一千，各自为阵，彼此有即有离，可收可放，很好。只是没想通，王处长为何会这样安排他们住，他原以为楼上四间房，可以每人住一间的，不知为何要锁掉一间，让顾小梦和李宁玉合伙住一间。

白秘书住在楼下。

楼下除了客堂、厨房和饭厅外，真正的房间只有一大两小三间：现在白秘书和哨兵各住一间小的，大的那间被布置成会议室。走进这间屋——看见会议室的布置，张司令才想起自己今天是来给他们开会的，当然要有个会议室。但外边的客堂本来是蛮大的，围了一圈藤椅，还有茶几什么的，完全可以当会议室用，何必另行布置？张司令搞不懂王田香在想些什么。他围着长条形会议桌走了一圈，不经意间发现，会议